

哈代小说选
施笃谟小说选
《意大利简史》

罗念生全集
| 第七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念生摄于 80 年代



80年代初罗念生摄于北京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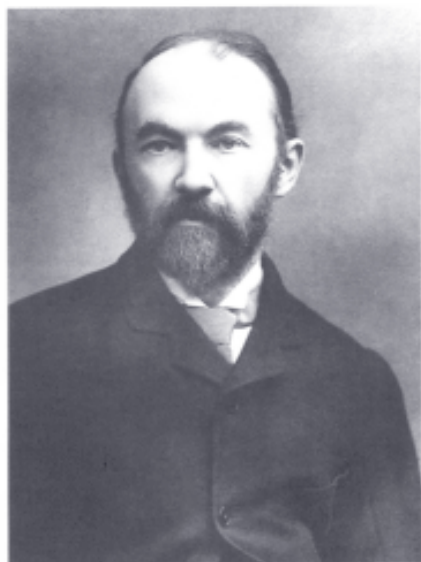




70年代罗念生与夫人、长孙女摄于北京



罗念生全家合影



哈代像



施笃谟像

编者说明

本卷收集的是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洲小说和一部意大利简史。

哈代小说选译包括《悲惨的德国骠骑》、《伪良心》和《一八零四年的传说》三个短篇。哈代（~~托马斯·哈代~~，~~托马斯·哈代~~，~~托马斯·哈代~~）是英国小说家、诗人，以长篇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短篇小说反映纯朴的爱情和优美的乡村风光，富有思想蕴涵和艺术技巧，也颇动人，历来受到读者欢迎。这里收集的罗先生翻译的几个短篇见于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〇年~~印行的《哈代小说集》第一集，书名《孔子的抗议》，取名于书中收入的哈代的另一个短篇《孔子的抗议》（由卢木野翻译）。原书前有罗先生写的一篇短序，这次编辑时把该序仍放在前面。

《傀儡师保尔》是德国作家施笃漠（~~莱奥波德·施笃漠~~，~~莱奥波德·施笃漠~~，~~莱奥波德·施笃漠~~，一译施托姆）的一篇颇为有名的小说，发表于~~一九〇四年~~。小说情节简单、纯朴、文字清晰、优美。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由陈林率翻译，后半部分由罗先生续译，由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出版，收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原书有罗先生作的序言，这次仍放在前面。

《意大利简史》（~~意大利简史~~，~~意大利简史~~，~~意大利简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干校”回北京后由罗先生和朱海观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共同翻译的，于~~一九八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由英国

人艾迪（~~怀特~~）和怀特（~~艾迪~~）编写，后由赫德（~~艾迪~~）和韦利（~~怀特~~）改编。翻译时采用的是剑桥大学 1914 年版（~~怀特~~）改编本。书中对意大利历史由古代（古罗马）一直叙述到当代，叙述简明扼要，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系列丛书之一部。书中的“出版说明”为译者所写，这次改为“翻译说明”，仍放在全书前面，代序。

本卷中外文译名一般保持原译，只对个别重要的常用专名略作统一。《意大利简史》附有详细的译名对照表，方便读者查对。

《罗念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卷摇摇目

小摇摇说

哈代小说选
施笃谟小说选

历摇摇史

赫德
韦利
《意大利简史》

目次

哈代小说选

序.....	园缘
悲惨的德国骠骑.....	园源
为良心.....	园员
一八零四年的传说.....	园苑

施笃谟小说选

序.....	园缘
傀儡师保尔.....	园苑

意大利简史

翻译说明.....	园缘
地图目录.....	园源
原书出版说明.....	园缘



第一章 摇古代意大利	源远
一摇罗马征服前的意大利	源远
二摇罗马征服意大利	源源
三摇经济、社会史	源源
四摇基督教与罗马教会	源四
第二章 摇中世纪早期意大利	源四
一摇黑暗时代，源远—愿远年	源四
二摇神圣罗马帝国，愿远—愿缘年	源源
三摇帝国与教廷，愿缘—愿缘年	源愿
第三章 摇中世纪晚期与文艺复兴早期，愿缘—愿远年	源猿
一摇但丁的时代，愿缘—愿猿年	源猿
二摇愿源世纪的专制君主与共和国	源四
第四章 摇文艺复兴时期，愿远—愿缘年	源源
第五章 摇几百年的外国专制统治	源缘
一摇西班牙的统治，愿缘—愿猿年	源缘
二摇愿世纪	源源
三摇拿破仑与意大利，愿远—愿源年	源五
第六章 摇意大利的统一	源缘
一摇复兴运动，愿缘—愿愿年	源缘
二摇复兴运动，愿愿—愿远年	源缘
三摇统一的意大利，愿远—愿远年	源四
第七章 摇现代意大利	源远
一摇急进派的统治，愿远—愿缘年	源远
二摇意大利在大战中，愿缘—愿愿年	猿愿
三摇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愿愿—愿远年	猿四
四摇外交事务，愿缘—愿远年	猿近
五摇战争、和平与宪法，愿远—愿远年	猿四
六摇新教权主义，愿远—愿远年	猿苑



参考书目.....	猿怨
索引.....	猿猿
译名对照表.....	猿猿



哈代小说选

序

哈代 (H. G. Wells) 这过世了的老头儿在我国很闻名了,哪还用得着我来介绍。今年二月间他的死耗传来时,我就同木野商量翻点东西来纪念他老人家,我们想翻《哈代短篇小说集》,我们想翻《哈代短篇小说集》,只因为时间不容许,后来才决定翻他的短篇小说。此时已翻出了十来篇,拟于最短时间陆续出版。这第一集,内含《悲惨的德国骠骑》,《孔子的抗议》,《为良心》,《一八零四年的传说》等四篇译品,是从《哈代短篇小说集》中译出的。《孔子的抗议》是木野译的,除外都是拙译。

这第一集的出版多承徐霞村先生的臂助,敬此道谢。

十七年 (1928) 十月,北平清华园。



悲惨的德国骠骑



这儿涌起许多高高的 ,新鲜的 ,青蔚的沙墩 ,经过那多事之秋一点儿也没有变动。犁头从来没有扰动过那草泥 ,如今还是那样厚厚的。营棚就扎在这儿 ;海岸上有宽大的路为那些骑马跑马用的 ,还有许多贝壳垃圾堆也可以望得见 ,我晚上打这荒野的地方走过 ,不由我不听见一些声音 ,疾风呜呜的吹打芦苇同蓟草 ,夹着画角与铜号的呼声 ,马儿的靴头也闯着叮当的响 ;这些声音唤起我瞻望那一行行的鬼怪的营幕和那行军的辎重。从那帐幕里面透出外国口音的浊喉音 ,和异邦的零片的歌声 ;因为那些兵士多半是国王的德兵禁卫团 ,那时正围着帐篷的柱子睡觉。

这是九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代的英国军装有很宽大的肩章 ,古怪的耸起的军帽 ,短裤 ,裹腿 ,笨重的子弹箱 ,戴扣的鞋子一类的装束 ,现在看来很稀奇 ,很粗俗了。如今的观念改变了 ;发明之后又有发明。那些兵士变成了纪念品。教权还是庇护一切的国王 ;把战争看做光荣的事。

这山中的深谷和崖边有些古旧的贵宅和僻静的村庄 ,那儿从来没有见过生客。直到国王选定了每年到那海滨的消暑行宫沐浴 ,在偏南几里路的地方 ,才有客人来过 ;所以许多兵队云集在那